

黑暗之外

——解读《奥多芙的神秘》中的“崇高”

王 亭 亭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哥特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青睐,人们抛弃哥特等于恐怖的固有理念,认为哥特小说的体裁、美学特点、性别意识等都具有研究价值。文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奥多芙的神秘》中的美学话语“崇高”,从而发现作品中的“崇高”其实是不平等权利结构的体现,进而看出作者借小说向男权社会的话语提出的质疑。

[关键词] 《奥多芙的神秘》; 崇高; 权利结构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1-0109-04

在以理性主义为主流的18世纪英国文学中,充斥着神秘和恐怖色彩的哥特小说从诞生开始就被认为是徘徊在边缘的异类。《奥兰托城堡》、《奥多芙的神秘》等作品虽广受读者欢迎,但一直被排斥在文学的高雅殿堂之外。小说常见的少女与恶棍、神秘古堡、恐怖氛围等模式成为人们攻击哥特小说的标靶之一,其他的指责还包括主题阴暗、人物单调刻板、审美情趣低俗等。至于哥特小说的强大吸引力则被简单地概括成了由悬念和恐惧带来的阅读快感。甚至直到现在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哥特小说仍等同于恐怖和黑暗。我国第一本论述英国哥特小说专著——2005年出版的《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中就出现了简单笼统地定义:英国哥特小说,即“一种恐怖和鬼怪小说”^[1],“因此又被称为黑色小说”^[1]。与这种简单认识相反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哥特的魅力不但没有消退,反而不断地向主流文学的创作中渗透,将其烙印清晰地打在了勃朗特姐妹、康纳德、霍桑和托尼·莫里森等人的经典作品中。20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文学研究给与了哥特小说前所未有的关注,对于哥特作品的体裁、美学特点、性别意识、文化情境等各个方面研究中都有全新的认识和发现,哥特小说如一个沉睡多年的宝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要探寻哥特小说黑暗之外的力量,就应跳出“哥特即恐怖”的禁锢。以18世纪英国经典哥特小说作品《奥多芙的神秘》为例,只要我们将小说文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话语结合起来,

就不难找到哥特小说恐怖之外的魅力。

一 奥多芙城堡再现伯克的“崇高”

《奥多芙的神秘》是作家拉德克利夫夫人的代表作。这位女性深居简出,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1966年所发现的她的稿约合同里,《奥多芙的神秘》的稿费为500英镑,而著名的简·奥斯丁对《奥多芙的神秘》的仿拟作品《诺桑觉寺》的稿费只有区区10英镑,可见拉德克利夫夫人作品的影响力和畅销程度。《奥多芙的神秘》的故事发生在1584年的欧洲,少女艾米丽美丽纯洁,与父母在法国南部过着富足又无忧的生活。父母的过世是艾米丽不幸的开始,她寄居于姑姑家中,而姑姑结婚成为芒托尼夫人成为她噩梦的开始,邪恶又残暴的芒托尼觊觎姑侄俩的财产,将她们带到暗无天日的奥多芙城堡中,威逼利诱她们交出自己的财产。芒托尼夫人受尽折磨后死去,城堡中的黑暗神秘气氛让艾米丽饱受恐惧的煎熬。最后历经苦难的艾米丽终于逃脱,回到了爱人的身边并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而芒托尼最终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乍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哥特故事,羔羊般的少女、魔鬼般的恶人、阴暗的塔楼、神秘的谋杀样样俱全,巧妙设置的悬念更让读者深陷其中欲罢不能。拉德克利夫夫人在故事中借助18世纪流行的美学话语——崇高(sublime),营造出哥特小说中特有的凶险恐怖气氛,这曾让不少评论家在百般挑剔之余不得不承认拉德克利夫夫人对于环境氛围的成功刻

画。司各特在《英国小说家生平》中就称赞拉德克利夫夫人“对于自然有着画家的眼睛和诗人的心灵”^[2]。国内的研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崇高”在这部小说里的重要意义,比如“拉德克里夫的作品,既具有着哥特小说所共有的崇高美学特征,又显示出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3],但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哥特小说的魅力决不只是恐怖的氛围,拉德克利夫夫人在《奥多芙的神秘》中不断地呈现“崇高”也不只是为了制造黑暗和“道德教化”那么简单,文化研究的角度甚至会让从我们这个美学话语中看到更多。

将“崇高”引入18世纪美学范畴的埃德蒙德·伯克在其唯一的理论著作《关于崇高和美的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索》中,探究了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崇高和美,并且根据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于崇高和美的性质、区别等进行了研究。伯克的崇高理论在当时的英国影响甚远,《奥多芙的神秘》的成功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拉德克利夫夫人对这一流行话语的精彩再现。伯克对崇高和美的研究中较多地从人的心理特点进行叙述,认为它们各自会使人产生痛苦与快乐这两种不同的情感,从而将崇高与美相定义成两个对立的美学类型。对于崇高,伯克说到“任何适于激发产生痛苦与危险观念的,也就是说,任何令人敬畏的东西,或者涉及令人敬畏的事物,或者以类似恐怖方式起作用的,都是崇高的本源;即它所产生的于人心能感觉的最强有力的情感”^{[4]36}。他在具体阐述时认为阴暗模糊、巨大、无限、强烈的明暗对比或突然等都是能产生崇高效果的物体的特点。若将伯克的理论转化成视觉效果,崇高就是一幅幅充斥着阴暗古堡、悬崖绝壁和荒凉森林的图画,而这些画面在拉德克利夫夫人《奥多芙的神秘》中都可以一一找到。

位于亚平宁山区中的奥多芙城堡“巨大的外形在落日中充满着哥特气氛,而它崩坍的外墙上灰黑的石块更使它蒙上一层阴暗和崇高的色彩。”^{[5]179}这是女主人公艾米丽第一次见到奥多芙城堡时的场景。毫无疑问,这个场景中展现的就是伯克所定义的“崇高”。然而由于主人公艾米丽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被囚禁在城堡中,所以拉德克利夫夫人不仅给奥多芙城堡设置了崇高的外表,她还巧妙地借助了崇高的最基本特性——阴暗模糊(obscurity),让崇高蔓延至城堡内外,甚至渗透进女主人公艾米丽生活的点滴之中。伯克认为一切对于视觉是恐怖的事情都是崇高的,而恐怖的心理源于崇高的一个重要特征——阴暗模糊。他高度评价了弥尔顿诗篇中对

死亡的描绘,认为在他的描绘中“一切都是黑暗的,捉摸不定的、混淆不清、恐怖以及极度的敬畏”^{[4]62-63}。弥尔顿不是唯一用阴暗模糊制造恐惧的作家,拉德克利夫夫人笔下的奥多芙城堡里里外外都笼罩在一片晦暗的恐怖气氛之中。

拉德克利夫夫人将艾米丽到达城堡的时间设置在日落时分,因为暮色中的城堡变得更让人心生敬畏。当艾米丽步入城堡内哥特式大厅时,她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黑暗,而远处幽幽的灯光不但没有驱走黑暗,反而映衬出黑暗的无限强大。黑暗中的艾米丽总是处在两难的境地,每当她想取来蜡烛驱散阴暗和恐惧时,却又不敢独自走过黑暗的走廊。奥多芙城堡中的光永远都是微弱的,与黑暗并存的。然而在奥多芙城堡中比黑暗更可怕的却是艾米丽想象中的各种妖魔鬼怪。她在阴暗的奥多芙城堡中的每一步都提心吊胆,她甚至把幔布后的蜡像看成了骇人的僵尸而吓得晕厥过去。这种过于敏感和缺乏理性的胡思乱想甚至让文中的大恶人芒托尼都为之不齿。芒托尼对艾米丽的批评也恰好对应了感性、神经质等对女性的固有偏见。但是这些非理智的胡思乱想是女性的天生的弱点么?到底是什么让艾米丽的头脑失控?答案还是在“阴暗模糊”中。

二 女性遭遇再现“崇高”中的权力关系

当伯克在书中论述阴暗模糊与恐惧的关系时,他以专制独裁统治者为例,说到“那些建立在人的情感基础上,主要是恐惧情感基础上的专制政府总是使其首领尽可能地避开公众……几乎所有异教神庙总是黑暗的”^{[4]61}。如此一来,黑暗就不仅仅只是恐惧的组成部分,它更是政治统治的工具。这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伯克的美学话语中暗含的权力关系。作为统治工具之一的阴暗模糊实际上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掌握信息的不平衡:统治者有意地将真相隐藏在黑暗中,利用被统治者的无知和恐惧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拉德克利夫夫人也巧妙地在《奥多芙的神秘》中崇高的场景设置里暗示出这种权力和话语间的不平衡:作为女性,艾米丽在奥多芙城堡里明显是被支配的一方,她不仅得不到光亮,更被禁锢在城堡里,得不到任何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她不知道芒托尼为何带她们来奥多芙,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离开,芒托尼和他那群如土匪一样的同伙在计划着什么,她一无所知。而最可怕的还是这个神秘古堡本身:奥多芙堡前任主人的神秘失踪一直困扰着艾米丽,流言说芒托尼谋杀了前任主人并非法占有了这座城堡,而唯一知道真相的芒

托尼不但不澄清事实,甚至还有意地鼓励这种谣言在城堡中的流传。艾米丽在奥多芙城堡每多住一天,她的疑虑就多添一分,因此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她只能徒劳地恐慌害怕。当故事发展到高潮,芒托尼为了篡夺财产而结婚的目的昭示天下后,他彻底撕掉了他虚伪的面具并逼迫芒托尼夫人和艾米丽交出她们的财产,各种威胁和虐待接踵而来。他恶狠狠地对他的妻子说“你该知道违抗一个对你有绝对权力的男人会有什么危险的后果”^{[5]242},这时话语和权力间的不对等就完全地暴露了出来。而故事的发展和理想化的结局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这种不对等权力关系中的无能为力。

当艾米丽的姑妈受不了折磨散手而去以后,艾米丽成了她的财产继承人,而这也让艾米丽成了恶棍芒托尼的新目标。虽然芒托尼用尽了恐吓、威胁、收买等种种卑劣手段,但没有艾米丽的同意他就一分钱都无法得到。艾米丽在与芒托尼的对峙过程中她不但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更是头脑清醒、充满理智地说“这个问题上的法律规定,先生,我并不是一无所知,也不可能被他人的要求所左右。是现在的法律把这个房产(即芒托尼夫人给艾米丽遗留的财产)给了我,我决不会出卖我自己的权力。”^{[5]302-303}此后她不但交出财产还开始积极寻找逃出奥多芙城堡的办法。但是对照故事的发生时间,我们会发现艾米丽坚定的声明实在太过理想化——她所声称的能对抗芒托尼的那部法律更像白日梦:小说中艾米丽和她的姑姑芒托尼夫人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绝对的所有和控制权,不管她们结婚已否,丈夫是谁。而在拉德克利夫夫人开篇所告知的故事的时间和发生地——16世纪的意大利,艾米丽所诉诸的法律依据根本就不存在。“从17世纪开始直到‘已婚妇女权利法案’获得通过,期间只有极少数的富裕的已婚妇女才享有特殊的财产权”^[6]。如此看来艾米丽好不容易展现的勇气和智慧显得十分空虚无力。

拉德克利夫夫人充分地展示出了一个阴暗且崇高的奥多芙城堡,她不但通过光影、阴暗模糊等描述再现崇高的形态特点,更带领我们看透崇高的外表,并深入地揭示了 this 美学话语中暗藏的权力关系,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种话语产生的社会背景:在18世纪的英国,女性处于被禁锢、被支配的位置,不但没有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更无法保护自身的利益。她们的处境就像奥多芙城堡里的艾米丽,无依无靠、茫然无措、少有的一点理性都即将殆尽在无边的黑暗里,这也许才是作者构筑出“崇高”的奥多芙城堡的真实目的。

正如读者常常被拉德克利夫夫人精心营造的氛围带入奥多芙城堡的神秘境界,并迫不及待地想探究神秘背后的真相,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作者仓促地结束故事与之前的大篇幅的悬疑铺陈非常不对等。故事讲到最后既没有出现真正的魔鬼,也没有一丝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甚至读者无比挂念的,曾把艾米丽吓昏的黑色幔帐后那个疑似前任城堡主任的骇人“尸体”,其实也只不过是——一尊破旧的蜡像而已。文中最大的恶魔其实也就是芒托尼,而看似强大的芒托尼却不堪一击,他与他的恶棍团伙被政府军队一举拿下。所以读者们往往会认为故事的结尾过于草率和敷衍了事。然而哥特批评家吉尔格对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写作重心有一个更合理的分析,“作者(拉德克利夫夫人)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悬疑的揭露,不在于黑色幔帐后面的东西,而在于幔帐本身”^[7]。吉尔格的这个回答将帮助我们找到《奥多芙的神秘》中恐惧和黑暗之外的真正精髓。就如简·奥斯汀在她的《诺桑觉得寺》中也借人物之口所说的,黑色幔帐是拉德克利夫夫人艺术作品的同义词,只有当读者的注意力更长时间地集中到黑色幔帐上,他们才有可能感受到这重重幔帐中的窒息氛围。所以拉德克利夫夫人在《奥多芙的神秘》中用“崇高”话语构筑出阴暗恐怖的奥多芙城堡,她更要借此重现当时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感受的窒息氛围。因此笼罩着整个奥多芙城堡的“崇高”是男性对女性绝对权威的再现,这个看似毫无功利性可言的美学话语中其实也包含着不对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女性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永远只能是受支配的一方。

三 结语

至此我们对这部经典哥特小说的欣赏才真正地突破了黑暗恐怖的局限,我们看到了在当时的社会权力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她们掌握不了自己的财产、命运,更表现在她们想提出质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所以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的哥特式小说成为了这些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女性的声音代表。阴暗的群山、荒凉的城堡和重重的黑色幔帐不仅能让故事里的女性呐喊,还能让女性作者甚至女性读者产生共鸣。女性作家借哥特小说的创作对男权社会的种种话语发出质疑,而哥特小说更能“将自身界定在文化的边缘地带,是对主流文化所规定的界限和边界的探索”^[8]。文化研究帮助我们 from 《奥多芙的神秘》这部哥特小说中听到了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对主流话语的质疑声;从另一

个角度我们还能听到“崇高作为一种哲学诉求与哥特传奇体裁要求之间的矛盾”^[9]。仅这一本哥特小说就有如此多的声音,那么当我们突破固有欣赏套路后,我们定能发现哥特小说在黑暗和惊悚背后所蕴藏的丰富魅力和无限内涵。

[参考文献]

- [1] 李伟昉. 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2] Scott Walter. The Lives of the English Novelists [M]. William Brown Printer, 1852:215.
- [3] 耿群芳. 论拉德克里夫小说的哥特美学特征——以《奥多芙的秘密》为例 [J].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1(6):75-76;80.
- [4] 伯克. 崇高与美——伯克美学论文选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 [5] Radcliffe, Ann Ward.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M]. New York: H W Derby&Co., 1895.
- [6] Bottomley, Ann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Foundational Subjects of Law [M].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165.
- [7] Kilgour Maggie. The Rise of the Gothic Novel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130.
- [8] 林斌. 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 [J]. 外国语, 2005(2):70-75.
- [9] 刘昱. 帷幕之后——崇高美德临界体验与拉德克里夫的哥特传奇 [J]. 国外文学, 2008(1): 63-69.

Beyond the Darkness

——On the sublime in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WANG Ting-t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paid lots of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gothic novel since 1950s. Beyond the stereotype of gothic being horror, gothic novels can be studied from genre, aesthetic figure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so 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esthetic discourse “sublime” in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uncovering the unequal power structure in this discourse, and sees this novel as a question to the patriarchy discourse.

Key words: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sublime; power structure